

《班务会》的启示

——兼谈讲好军人故事的方法

■高 静

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徐贵祥的中篇小说《班务会》讲述了一个似曾相识而又让人耳目一新的故事。由班务会引出了炮校生活的点点滴滴,那山、那人、那段飘动着青春梦想的岁月,也都亲切地浮现在主人公乔大桥的眼前。

回忆中的班务会是美好的,现实中的班务会却是棘手的。经过反复讨论,第二次班务会最终聚焦于如何做好一名合格退休老兵的问题,大家发现,从曾经的纯真岁月中汲取力量,不忘士兵年代的初心,可以为当好一名自尊自律的退休干部提供精神支撑,线上“班务会”也能一直开下去。

《班务会》最先发表在《中国作家》2020年第8期上,后被《中篇小说选刊》2020年5期、《新华文摘》2020年第21期全文转载。在笔者看来,连续获得转载并非偶然,《班务会》在诸多方面为军旅青年作者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军人故事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首先,选择讲什么样的军人正能量故事是军旅文学创作面临的重要问题,关系到创作者的思想认识和立意高度。徐贵祥将目光从惯常的革命历史题材转向如何当好一名退休干部的现实题材上,并将社会议题融入其中,深入开掘军旅题材以往容易忽略的领域,丰富了军旅故事的当下性和现实感。这种拓展题材的能力建立在作家对现实生活长期观察思考的基础之上,而对现实变化的敏锐捕捉和对复杂问题的深刻洞见,则反映了一名军旅小说家强大的思想能力。

其次,围绕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军人故事的宏大命题,叙事方法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且紧迫。

《班务会》主题鲜明,故事集中,作家在制造悬念、掌控节奏方面可谓步步为营、处处留心,这为小说的

结构布局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也保证了主题思想和文学性的统一。小说开篇,一场线上“班务会”的召开,这本身就是一个悬念,且带有强烈的陌生化意味。小说并没有直接解答悬念,而是先带读者进入乔大桥充满感情的回忆。回忆中的班务会和眼前的线上“班务会”,如诗如画、肝胆相照的青春岁月和现实中的猜忌、矛盾两相映照,不禁让人在阅读之时心生感慨。而随着“班务会”的推进,对与错、是与非、真与假的判断,又像一条时缓时急的河流,读者则随着作品人物的喜怒哀乐而入情入境。当真相大白,矛盾双方开诚布公,前嫌尽释,昔日的战友终于在宽容和谅解中走到一起,读者也在心里发出了一声赞叹。由此可知,以“班务会”为线索的结构设计既充分地表达了小说主题,如组织的力量、感情与责任以及老兵们的初心等,也使得小说叙述摇曳多姿,避免了叙事动力不足的问题。

除此之外,《班务会》还使用了伏笔和呼应等方法来增加故事情节的厚度,增加叙述层次。在乔大桥的回忆中,战友们的性格特征为后边矛盾的发生做了铺垫,比如马明月炮校时期就喜欢搞写作,并且故乡情结浓厚,这就为他后来不能容忍董川渝的批评意见埋下伏笔。又比如,小说一开始就提到乔大桥退休后睡不着爱做梦,中间回忆时又提到当兵时爱做梦,结尾处再次提到“人老梦多”。梦的具体内容虽然不一样,但在小说中却彼此呼应,形成一条隐含的意义链,统一在“初心”这一主题之下。

《班务会》还特别注意使用陪笔,这集中地体现在马三号和蔡翔这两个次要人物身上。陪笔的妙用不仅有效地表达了如何才能当好一名合格退休干部的主题,也为《班务会》增添了幽默感和诙谐感。在古典小说中,陪笔常常能够在不经意中增加作品的真实感,形丰满人物又增加韵味,用以弥补主线人物叙事功能上的单一。在《班务会》中,马三号是一个看似与班

务会主线不甚相干的人物。他在小说中共出现三处,第一处是乔大桥退休后第一次到公园消磨时间时碰到他舞剑,三言两语之间这个“多管闲事”的人物形象就跃然纸上。显然,马三号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不是乔大桥想要的。第二处是第一次“班务会”中间乔大桥的心理活动,他发现自己现在的表现竟然和马三号有些相似,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第三处是第一次“班务会”结束乔大桥打算“撤退”之际,马三号再次出现,提醒他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正是马三号的态度,激活了乔大桥蛰伏于心的觉悟:严于律己的同时还要发挥余热。此外,由于马三号的形象是从乔大桥的视角展现出来的,那么,乔大桥形容马三号时的种种略带夸张且主观性极强的词汇,从另一个侧面补充了乔大桥的形象,同时由于二者的同一性,这些描写马三号的字眼又带有了某种自嘲的意味。这不仅增添了小说人物塑造上的层次感,也给小说带来了强烈的诙谐感和幽默感。

如果说,马三号是反面陪笔,那么蔡翔则是正面陪笔。蔡翔同样不是《班务会》中的主要人物。他的出现也只是混合在乔大桥的回忆和与其他人的聊天中,但通过乔大桥迫切期待他的电话和其他人的叙述,蔡翔身上成熟大气的优秀品质被勾勒出来。陪笔绝对不是闲笔,而是小说看似不经意的匠心独运。如此,通过马三号和蔡翔两处陪笔,让怎样当好一名合格退休干部的主题得到了集中而充分的呈现。

当前,很多部队青年作者拥有真切的生活体验和热忱的写作激情,但讲好军人故事的能力还有待提升,特别是在主题性与文学性的内在统一方面,还显露出很多不足。所谓的“主题先行”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写作的技巧,也即将具有深度意义的主题自然而然地融入生动鲜活的故事之中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班务会》的写作给出了有益的启示。

那一沟一梁的风骨

——长篇纪实文学《沁源 1942》创作谈

■蒋 殊

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沁源,离我的家乡武乡,仅仅75公里。抗战时期,武乡驻扎着八路军总司令部,沁源驻扎着太岳军区司令部。太行山壁立千仞,太岳山巍峨高耸,像两兄弟并肩走天地间。从太行到太岳,绵延着同一种刚正不屈的精神与气魄。抗战岁月,太行、太岳两座山上,军民携手写下抗日救亡的壮丽篇章。冲锋号声,时常在两山之间回荡。

对于太岳山,我知道得不多。我只是从一些零星资料听说,太岳山中的沁源,有一群“英雄的人民”;我还知道,沁源的源头沁源,被称为“英雄的城”。以文字的方式,让历史与英雄一并重生。我想,这是对一片土地敬重的最好方式。作家,恰恰肩负着这样的使命。

在采访创作《重回1937》的过程中,那些老兵一遍遍盯着我问:“孩子,把我写进书里,是真的吗?”为祖国做出过重大牺牲的他们,一遍遍抚摸着书中自己的照片露出欣慰的笑容。一次次,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面对国家的重大历史,作家不应该缺席;那些被遗忘的英雄,作家有责任记录。沁源,那是怎样的一片土地啊,我要去看看。

满眼的绿,遮蔽了我的眼。目力所及处除了绿就是无名的野花。花不夺目,却散发着天然而迷人的气息。我来,是要拨开这满眼的绿,挖出深藏在下面的红。那红,已经深埋了80年。

《沁源1942》(山西经济出版社)的采访写作,较之《重回1937》有更大难度。《重回1937》书中的13位老兵,我是一个一个面对面聊过天的。尽管他们很老了,尽管他们时常听不清问话了,

但终究是活生生的当事者坐在面前。哪怕,只是给出一些关键词;哪怕,仅仅是看过他一眼;哪怕只看看他的神情他的举止,也会生动的文字。沁源不同,两年半围困战的资料不少,但仅仅是一代代抄下来的资料而已,其中免不了有一些错误的演绎。

书出版后,有读者说,一些细节如果再展开,会更精彩。可是,没有人告诉我更多的细节。我便只能遵守一个纪实文学作家的写作原则,以文学的笔法,用我看到的,听到的,尽可能去还原当时的场景。毕竟,纪实作品无法像小说一样,去虚构一些情节与细节。

行走吧。之前的作品《百年长川》《重回1937》《重回1949》,每一本都是走出去的。几年写作过来,我已经习惯了行走,习惯了面对一个又一个群体,习惯从一个又一个个人、一处又一处遗迹中将消逝的历史还原。每每想到曾经一个人、一段段历史将从我的笔下重新站立,所有的辛苦便全部消失,化为快乐。

拨开一丛丛绿,尝试走进曾经的红。初去“学孟故居”,半路遇雨,泥泞中返回;两个月后再去,在两米高的玉米地里穿行,当地工作人员将相机高高举过头顶的画面,永远定格在记忆中;曾经让日军人仰车翻的冰坡,隐在庄稼与杂草里难觅旧痕;夏日正午,明晃晃的烈日下,行进在官军村后山、烈士赵正中被捕地磨则沟;乘坐中峪乡护林员的皮卡车,穿行在深山,树木葱郁、鸟儿声声,寻觅当年的遗迹;再登布满英魂的召则岭,爬上一道一道坡,一丛一丛一米多高的杂草掩盖了曾经的血与泪。

从春到冬,一次次行走过后,80年前的沁源,慢慢在我脑中清晰起来。之前的疑惑,有了答案。沁源的抗战,为什么能通过围困取得胜利?事实上,两

年半围困过程中,始终有党组织的正确决策,领导百姓甘愿在深秋接受“深山大转移”。军民团结一心,怀着坚定的信念,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义无反顾,泣血前行,在危难袭来之际不屈不挠,排除万难,联手唱响一曲保卫家园之歌,悲怆淋漓,荡气回肠。

两年半,家散了,但党组织没有散,人心没有散,反而越聚越拢,越战越强。最终,沁源人披荆斩棘,走向胜利,让鲜红的旗帜高高飘扬在太岳山上。那片土地的一沟一梁上,至今还铺满倔强的风骨。我写这本书,就是想传递一种精神,一种在家园被侵占后奋起反击的精神,这是沁源的精神。

今天的沁源,到处绿油油的,散发着春天的光芒与色泽。沁源的绿之所以如此独特,是由曾经的鲜血滋养出来的。



三月看花临翠峰(中国画) 庄明正作

长征

第5118期



征文启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100年征程波澜壮阔,100年初心历久弥坚。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生动反映党领导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历程,特别是强国兴军征程中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展现广大官兵铸牢军魂、矢志打赢的崭新风貌,抒发广大党员和官兵对党的真情实感,激发建功军营的热情,本报长征副刊从即日起开展“在党的旗帜下前进”主题征文活动。征文体裁包括报告文学、小说、诗歌、散文等,也可以采取训练日记、战地家书、生活随感等形式。作品以2000

字至5000字为宜,要求高扬时代精神,注重文学品质,务求以小见大、真实生动。征稿时间:从即日起到2021年年底。长征副刊将开设专栏,刊载优秀作品,并出版优秀作品集。投稿邮箱:czfr81@126.com(来稿主题请注明“在党的旗帜下前进”主题征文)。投稿邮箱:北京市阜外大街34号解放军报长征副刊(来稿请注明“在党的旗帜下前进”主题征文);邮编:100832。

笔谈

文章立处,观点凸显

丁晓平:和平年代,军旅诗歌是难写的,那些直线方块的整齐划一、爬冰卧雪的摸爬滚打和边关海岛的风花雪月,在一代代诗人的反复吟咏和歌颂中,已经被读者们所熟悉。作为新生代军旅诗人,朴耳正以她的努力给读者带来惊喜。面对一场军事演习,“世界”在诗人眼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沙盘”。朴耳选择一个伞兵视角,让“落日和我在同一高度”,在诗歌中“俯视平原,我触碰/装甲部队的感情线/以三处起伏,勾勒出/隐秘河川。转向东南/军舰在海面打了几个结/海鸥衔着夜幕,飞过结点”“我的耳朵里灌进/群马搅动风暴的声响”(《黄昏伞》)。在朴耳的笔下,只见舰载机飞行员“在齐步与跑步之间/握了十万次拳/擦着这期间坠落的/所有苹果,抵御载荷/十四度仰角起飞时/他收集苦味”。但在“飞行”的时候,他们是/神秘的天才诗人/不肯透露/调制十四度盐的配方”(《十四度盐》)。

军队是大学校、大熔炉,在朴耳的心中,军队也是“良田”。一诗里,诗人不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而是在“播种”了沙葱、左手、骆驼、颠簸机翼、沙尘暴、萤火虫、鹰的羽毛、补给车、三次抽不完的烟、带刺的花、稻草军、女记者的泪之后,“收获”了雨水、绿洲、坦途、钢铁纪律、明月夜、目光如炬的哨兵、妈妈的信、还在做的梦、青松墓园,以及姐姐和爱人的。朴耳把这些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却又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或抽象或具象的人与物集合在一起,让我们的眼睛跟随她的诗歌领略军营良田的丰收美景。瞧!诗人最后“种下秘密/长出不会飞的鸟和不会游的鱼/种下一盏灯、一个房子/一只东张西望的早獭/长出三个人的哨所”“我种下我/长出我们”(《良田》)。诗人写的是只有三个士兵的哨所,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而诸如艰苦、奋斗、奉献、牺牲、爱情、家庭、泪水,都站在文字背后等着你好好去琢磨去回味。

在朴耳的诗歌中,军营生活变成了诗意的栖居,让我们看到了丰富的情感。那是一个繁星点点的夜晚,当诗人来到静默于“只有风”的山窝子里的三连,听到连长和一班长在隧道口谈起了故乡,“星星掉进河里流向故乡,路途遥远/他们看不清故乡的模样”。离开家乡太久了,故乡只能“在薄暮时分爱人投出的信里”“连长记起了故乡的梅雨,一班长吃过了烙饼上的芝麻”(《星星连》)。就在诗人这样的“轻描淡写”之中,在“两个异乡人相顾一笑”之中,我们看到了“一家不圆万家圆”的家国情怀。更有趣的是,诗人还因为这个因条件艰苦“分不清日月星辰和二十四节气”的连队取了个十分好听的名字——“星星连”,给诗歌增添了童话的色彩。这样的烂漫和天真,在朴耳的诗歌中总是以出其不意的新鲜方式呈现,让你不能佩服她营造诗歌意境的能力。在《资历章》中,诗人以绿色、蓝色、黄色三个段落状写了一个士兵的心路历程,“我把坚硬嫁接在骨头上,猎豹、鹰/石头和荆条在九年前的这一天/从我身上发出芽来”,表达了士兵对牺牲的连长的怀念和感恩。

朴耳军旅诗歌创作的素材来源于真

用明亮的方式书写

——笔谈朴耳的军旅诗歌

实的军营生活,大多是她以军事记者身份深入基层部队采访时遇到的人和事。我敢肯定,朴耳是在完成新闻采访本职工作任务之后,心中还有许多感动,还有许多需要表达的东西没有表达出来。于是,她从新闻结束的地方重新出发,用诗歌来倾诉自己的仰望和敬意。就像“离开同一座高山/去往同一流域的黑暗/掀起同样大小的水花/哺育同样多的鱼/迎接同一场风暴”(《殊途》),朴耳试图通过诗歌来接受生活、人生和文学的挑战,或者挑战自己。

战地是生死存亡。但在朴耳的诗歌中,战地也是自然,在狙击手的准星与兔尾草之间,在大地之上。战争是残酷的,“子弹在大地之上,手掌之上/弹壳灼烧后落下/是为墓碑”(《准星与兔尾草》);士兵是勇敢的,“鱼跃,引燃,钻入弹道/最后一颗子弹刺穿天空/士兵回到大地之下”(《大地之下》);但见到了海军的水兵兄弟,在“舱门关闭,时空消失/大海被丢到天上”(《蝶翼》)。当然,最难忘的还是喀喇昆仑的班长,“请你双腿挺直脚跟并拢/脚尖分开六十度,站成一把/等腰三角尺,然后找到/地形图上的蓝色地带/好带我们深入虎穴”。在军营,“班长被誉为‘军中之母’,是士兵心中‘冲击暴风雪要保持战斗姿势’和‘辨认北极星方位’的那个人,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和‘移植喀喇昆仑的心跳’的那个人,是士兵的榜样,是诗歌的英雄。”“班长,请别在这个冬天沉睡/请你醒来,再站一班岗/如果站不动了,那么请你睁开眼/把枪,放在我们手上”(《喀喇昆仑心跳》)。朴耳以其特别的柔情向边防军人致敬,英雄在诗人的长短句中获得了不朽的永生。

在《一个士兵的遗书》中,朴耳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让我们听到了一个在

阵地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士兵的心里话:“像等待军号吹响时我跳动的耳膜/让握枪的手,一刻也不敢松动/还让我的脚,像鹰爪深深扎进大地/在引信引爆战斗之前/我是一张拉满的弓/紧绷且酸涩/却觉得幸福/因为你正睡着/或许还会梦到我”。读到处此,我们不能不想起“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因有人为你负重前行”。面对这普通一兵,我们怎能不热泪盈眶?

朴耳的诗歌是现代的,语言鲜活又有着属于她自己的概括性、形象性、抒情性和音乐性。她诗歌中静静流淌的钢铁旋律和彰显的青铜品格,带有一种含蓄的张力和个性,以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文字给我们塑造了和平年代士兵的英雄之美。我很想问问她,这种瑰丽的想象力和词语组合能力是从哪里来的。从她的潜力和实力里,我亦欣喜地看到了军旅诗歌未来的希望。

朴耳:做军事记者的那几年,经常去部队采访,见过那些最可爱的脸庞,有的明媚动人像夕阳下冰山的雪线那般闪耀;有的不善言辞却有诚恳的笑容;有的已成为相框中永恒的黑白照片,让光荣的勋章再也找不到佩戴它的胸膛。他们在边境线上手握钢枪、在甲板上滑跃14度仰角起飞、在村庄之上放弃收敛翅膀选择永不着陆……他们被雨雪风沙磨出千百种棱角,在我心中汇成一个形象:单纯真挚、坚韧超脱、视苦难为馈赠、化十年如一日。他们种下太阳,长出璀璨星空;种下补给车,长出妈妈的信;种下玫瑰,有时却长出青松墓园。

就是这样可爱的他们,常常使我对热血沸腾的战斗生活心生向往,使我有时无所适从,有时却陷入长久的沉默。于是,在完成采访任务之余,我选择用诗歌的方式记录——关于他们的白天与夜晚,关于他们的战斗生活,关于他们显露在脸上的以及内心深处隐秘角落。当他们把故事讲给我听的时候,我会同时记录下那只从甲板跳下大海的晕船的老鼠和那只扭着屁股在哨所门外东张西望的早獭,记录下那些灿烂的时刻与沉重的部分,那些快乐与泪水,那些不舍与不流泪,用一种明亮的方式书写属于他们的激越、拼搏、忍耐以及释然。

诗歌写作对我来说不仅是对于现实生活记录,是一种对自我的确认,也是一种情感的纪念与安慰。4年前去红其拉甫边防连采访,与塔吉克护边员拉齐尼·巴依卡聊天,得知他一家三代接力护边,他也曾参军入伍,退役后当了一名护边员,成了边防连官兵的“编外战友”。回去的路上我便写下了他和战友们的故事。然而就在1月4日,我却新闻中再次看到拉齐尼,他牺牲了,为救一名落水儿童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新闻视频最后的镜头是拉齐尼坐在地上,唱着那首塔吉克民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哭着看完了视频,不敢再看第二遍。我找出那年发表作品的报纸和杂志,重读了一遍,以这种方式对“帕米尔雄鹰”拉齐尼表示敬意和怀念。看着手机里珍藏多年的合影——我俩挽着胳膊,笑得灿烂——我相信拉齐尼一定是变成了一只真正的雄鹰,永远守护在喀喇昆仑上空……

我的写作帮助我获得了一种慢的秩序。凭借它,我可以体味出军旅生活的独特滋味;必须进入一种慢,在慢中抓住流沙一般的天真与新奇;而唯有慢,支配着快的抵达。